

本屆起，小品文獎初、複審採獨立評審，由五位初、複審委員凌性傑、夏夏、馬翊航、鄭栗兒、鍾文音，勾選心中值得進入複審的篇目，每篇作品都有兩位評審讀過。

鍾文音認為，「評審小品文相當關乎評審當下的生命狀況跟記憶被勾動的程度，不似小說書寫有其基本門檻與技術難度。初審時看大量稿件，要挑出好作品反而不難，並且有交叉評審，也較放心。」來到複審階段，就謹慎感覺到「有點難度」。「我會回到傳統對小品文的要求。有幾篇很像極短篇就非我的選項。我對小品文的想像是，它必須是精緻的，像青花瓷碎片。有些故事雖很好，但文字太直白，略嫌粗糙。既然稱為小品，文字應該有足夠能力去支撐它的題材，才能相襯它像微縮膠片或一顆小小印章般的載體。與去年評審經驗相比，覺得我們彷彿集體進入了苦痛的國度。時間漫長地把我們捲進長照、醫病的關係之中。去年的書寫者是旁觀他人的人生；這一次則有大量的『我』，切割下自己的生命血肉。」她的另一個感受是，「我期盼小品文應有其多樣性，某幾篇具有思想美學的，讀來卻很難有恰好的展現。反而總是，和親情拔河的題材容易勾動閱讀者。有的文字很好，但稍微抽象、空洞——小品文像針灸，聚焦的能力很重要。有幾篇感情很深邃，文字又太素人。」

凌性傑表示自己初審時「放寬標準」，「實驗性強、或不符合我對此文類看法的作品，我也都選

進來，讓作品有較多被討論的機會。複審時，就仍回歸對小品文這文類的認定。因為小品文字數門檻低，文字應更精準、精緻，如果有較明顯的錯誤，我就放棄；此外，小品文也愈來愈有小說化傾向，這我也會放棄。兩次審稿後，如果還能特別給我深刻印象的作品，我會堅持留下它。題材方面，這次有各行各業的從業生活，我滿喜歡的。而生老病死的家族書寫，確實比較容易觸動人心。比較可惜的是，輕鬆幽默的作品真的太少了。」

初次擔任小品文獎評審的夏夏說：「在初審和複審階段挑選稿件時，謹慎度有別。而確實，許多生老病死的題材，可以讀出作者濃厚的生命經驗，也寫得很感人。至於較具實驗性的作品，雖精神可佳，卻破綻百出。可是，若家族書寫的作品真的占比太多，我還是會放寬標準，讓整體的題材顯得更寬廣些。」

同樣初次擔任小品文獎評審的馬翊航表示：「這次讀到很多書寫苦痛的作品，可能是各個世代面對這個時代的情境，也可能是因為這類題材容易被寫，也容易出線。我擔任評審跟編雜誌時審稿的標準略有不同。平常擔任編輯挑稿子會加上自己的喜好，但評審時反而要避免自己對雅淡作品的偏好。我覺得小品文很像插花比賽，在有限空間中，讓漂亮的東西呈現出來。因此，這一千字，很考驗作者調配素材的技藝，讓文章能疏密有致——那麼，結構反而是比較重要的。比如有些作品前面經營得非常密，後頭卻出現突兀的結語，會讓讀者感覺很錯愕。至於書寫苦痛，並非一定要把事情寫得多苦多痛，作者應該讓其情感是一個有緩衝、有彈性的狀態。」

鄭栗兒認為，「我讀小品文跟散文跟小說的標準，都各有一點不同。小品文應具備輕巧度，因為字數不多；要有觸動讀者的點，毋須太大；結尾很重要，一定要留下『美好的一撇』。當然每個人閱讀口味不盡相同，但我總覺得現在的寫作者儘管遣詞用句都很OK，但有時候沒辦法讀到內在張力，文字魅力略有減分。在題材上，可見一般的親情，兒時意趣，社會面向，還有關於面對死亡的恐懼，包含親人離開，或他人的生命結束，比例上非常重。我認為小品文不用寫得過於用力或造作，我偏向選擇寫得很自然的作品。」

在亮眼與澀味之間

時間：二〇一八年十月五日下午二時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一樓會議室

決審：阿盛、封德屏、陳義芝、張瑞芬、鍾怡雯（依姓氏筆畫排列）

會議開始，先由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，本屆共收到三百六十九件來稿，由吳鈞堯、李欣倫、房慧真、陳夏民、楊隸亞、鄭順聰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，選出四十篇作品進入複審。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，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，於複審時參與計票。再由王盛弘、柯裕棻、蔡逸君等三位複審委員，選出十七篇作品進入決審。決審委員推舉陳義芝擔任會議主席，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。

阿盛：這次參賽作品水準整齊，要分別名次有些困難。我個人較傾向選擇疾病與親情書寫，因其

張瑞芬：小品文基本上是短打，或極短篇，因此在文章結束時，一定還要有言外之意。小品文體裁比較介於小說跟散文之間，比起細分文體，我更注重要有好的主題，運作的節奏則須快一點。

阿盛：我認為小品文應該選擇一個焦點，直接切入，多餘冗贅的修飾就不需要，像匕首一樣，一刀斃命，因為篇幅有限，不能像長劍一直揮舞。小品文最重要的是主題明確，節奏要快，言簡意賅。

封德屏：我的想法和各位相近，我也重視節奏和結構，因只有一千字，對話和題外的描述就要收斂，相形下，文字更顯重要。

陳義芝：因為篇幅短，所以更加要求語言簡淨，題材當然要新鮮，整體表現小而完整。我從不去界定小品文該屬於小說或散文，因為很難分別。

經評審協商後，決議首輪每人圈選五篇，結果如下：

二票作品

〈我是一名色情守門員〉（阿盛、陳義芝、張瑞芬）

一票作品

〈祖先〉（封德屏、鍾怡雯）

〈游牧的螞蟥〉（封德屏、陳義芝）

〈球審的卵葩〉（阿盛、張瑞芬）

〈我是芙里尼〉（封德屏、陳義芝）

〈收淚〉（阿盛、鍾怡雯）

〈母親的布店回憶〉（阿盛、鍾怡雯）

〈十三年〉（阿盛、張瑞芬）

〈落地的詩意〉（封德屏、張瑞芬）

〈賞味期限〉（陳義芝、鍾怡雯）

〈他們洗澡的時刻〉（陳義芝、張瑞芬）

一票作品

〈孤兒〉（鍾怡雯）

○票作品

〈其實我不喜歡貓咪〉、〈奶奶〉、〈思念的分貝〉、〈縫隙說話的時候〉、〈仙人掌花〉、〈小邱〉、〈隔離〉、〈阿諾〉、〈柯林髮落〉、〈遺照〉、〈痰〉、〈紅髮安妮〉、〈分手練習〉、〈夢囈的街道〉、〈轉女成男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。

一票作品

〈孤兒〉

鍾怡雯：從教小孩編輯排版上剩下句號自成一行的時候叫做「孤兒」，觸碰到緬甸小孩子的生活狀況，可以讓我們看到緬甸當地的現象。

陳義芝：我雖沒有勾選，但這篇從符號面的語詞連結到真實世界，富有同情。

張瑞芬：結尾有洋蔥。從句法的孤立一行，到後面教課的情景，可看到單親、隔代教養的小孩心裡的孤寂和蒼涼，前後呼應得很好，重點是結尾很有力。

一票作品

〈祖先〉

封德屏：這篇寫對母親不言而喻的心疼，如鏡頭跳接，剪影母親的一生，用祖先和母親的距離，描述愛的真誠和不捨，是滿好的一篇。

鍾怡雯：作者媽媽過世五年後就要跟祖先合祀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叫她吃飯，而是「恭請列祖列宗一同享用」，藉此反推去寫。開頭乍讀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最後很有亮點。

〈游牧的螞蟥〉

封德屏：作者將搔得和搔不得的癢，寫得入木三分。

陳義芝：把很難描寫的癢，以螞蟥比喻，雖然不是多麼奇特，但是寫得很具體鮮明，而且從頭到

尾控駁力都很好，是一篇好的小品。

〈球審的卵葩〉

阿盛：這篇點出看棒球比賽時，我們做為觀眾，很可能不了解某些比賽內幕，作者能集中焦點來寫，也反諷得很好，並不刻薄，柔柔地講，但把真正的意思點到了。

張瑞芬：這篇一語雙關，幽默有眼，把球審有沒有guts跟有沒有卵葩，藉由一個外在真實的傷害，反諷球賽裡沒有一定的公平，意在言外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。

〈我是芙里尼〉

封德屏：全篇描述在都市叢林中，尋找生存空間的種種面向。文字很好，帶著一些滄桑，雖然描寫交際花的世俗社交，其實也追尋純情的愛，呈顯其受傷的心靈。

陳義芝：作者不是寫表象的妓女，而是寫「交際花」，很可能是總經理特助、吧檯調酒員……在這個社會裡，許多隱身在角落的人，可能都有這樣的遭遇與心理；作者不只寫出了實況，還寫出其因為得不到真愛的掙扎。

〈收淚〉

阿盛：這篇藉由收涎，講出為人母的情感，但命題卻是「收淚」，這樣的比對很有意思。媽媽其實一直在為夭折的弟弟流眼淚，但裡面又沒有講她一直哭，換句話說，含蘊在文章裡的，其實就是母親的眼淚，處理得很好。

鍾怡雯：從一開始寫「收涎」，讀到最後成了「收淚」，讓人有意外的驚覺。

〈母親的布店回憶〉

鍾怡雯：相較於其他幾篇比較悲傷的作品，這篇顯得四平八穩，並且溫暖。

阿盛：確實滿溫暖，作者寫出一個曾經繁榮的布店，和一般人不太曉得的事情，比如國慶節日的賞金，還有母親朋友看到的微笑等。一篇小品文能寫出一點「什麼」也就夠了，這篇確實有做到，結尾也不錯。

〈十三年〉

張瑞芬：作者寫十三年後為父親撿骨，發現墓穴被人鑿了個洞，可能是小偷用金屬探測器探到值錢的東西，作者想到自己的父親雖已過世，但是不是藉由這個洞口，一直在注視、窺探著兒子過得不好。這個構想很特殊，只是〈十三年〉這題目似乎和內文不太符合，如果改成〈洞〉會不會好一點？

阿盛：藉由墳墓被挖出一個洞口，作者聯想到父親是不是每年都從那個小洞口去看這個兒子，這點處理得特別好，不直接講情感，卻能帶出父子情。

〈落地的詩意〉

封德屏：文學性強，像是用暴力完成一首詩，傷人的詩意。犯罪是因為認為那人太乾淨了，所以想弄髒她。雖然才一千字，看完的心情是震撼的。

張瑞芬：這篇是濃縮的寓言。在法庭上，本來硬梆梆的法律文字，被一個大姊頭說了一句沒人聽得懂的話：「我就只是想踩她，就像別人踩我那樣。」這話誰聽得懂？但這是多麼暴力的一種詩意語言。能用這麼少的文字，試圖去表達一個龐大的意義，很不容易。

〈賞味期限〉

鍾怡雯：很小的日常生活切片，作者寫出三十歲後到超商工作，很點狀的事件跟心情轉折，「賞味期限」不只呼應他的生活態度，也寫出便利店裡的狀況。

陳義芝：這篇是個大齡打工者寫自己在便利商店上班的經驗，有一些套語，但都翻出了新意，頗有生活情味，結語也滿有意思的。

〈他們洗澡的時刻〉

陳義芝：這篇呈現安養院的情況，可能是這個社會愈來愈需要面對、重視的課題。裡邊有些欲說還休的筆法，譬如「但你實在不知道能說什麼」，因為眼前事實就是如此，院內人力不足，每個人都很疲憊，特別是他看到浴簾背後的水柱剪影。讀來讓人心疼又無奈。

張瑞芬：題材特殊，結合長照議題，最近相關的書籍也很多，包括郭強生、張曼娟、龍應台的作品，都觸及照顧老年人的狀況。這篇以切片的方式講淒涼的處境，是滿值得被重視的社會剪影。

三票作品

〈我是一名色情守門員〉

張瑞芬：題材生猛，非常有創意，一開頭就吸引眼光，很俐落，脈絡一貫且銜接緊密，符合短打，也具驚奇感，就像阿盛老師說的「匕首」——這篇文章很接近這樣的理想狀態。

阿盛：作者很直白地提出一個傳統觀念對女性的看法。當然，她描述的我們都知道，語言也很直接，沒有隱晦的詞句，我認為這樣反而更好，該說什麼，就說什麼，內涵也很足夠，是一個性別歧視的問題，反諷做得很好。

陳義芝：題目「色情守門員」是守住色情，但其實有其反話的張力，一直不斷在試探自己性的敏感，文末仍守住了最後的防線，整體構思滿嚴謹的。

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。評審決議以「淘汰法」，每人勾選兩篇希望淘汰的作品，結果如下：

〈祖先〉（阿盛、陳義芝、張瑞芬）

〈游牧的螞蟥〉（阿盛、張瑞芬）

〈落地的詩意〉（陳義芝、鍾怡雯）

〈球審的卵葩〉（封德屏）

〈我是芙里尼〉（鍾怡雯）

〈十三年〉（封德屏）

〈祖先〉確定淘汰。評審再就〈游牧的螞蟥〉、〈落地的詩意〉兩篇，舉手表決支持哪篇入選，結果爲：〈游牧的螞蟥〉三票（封德屏、陳義芝、鍾怡雯）；〈落地的詩意〉二票（阿盛、張瑞芬）。

結果出爐，由〈游牧的螞蟥〉、〈我是一名色情守門員〉、〈球審的卵葩〉、〈我是芙里尼〉、〈收淚〉、〈母親的布店回憶〉、〈十三年〉、〈孤兒〉、〈賞味期限〉、〈他們洗澡的時刻〉獲獎。會議圓滿結束。



散文獎・小品文獎 決審簡介

阿盛

一九五〇年生，本名楊敏盛，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曾任職媒體，現主持「寫作私淑班」。著有散文《海角相思雨》等二十餘冊、長篇小說兩冊、詩歌一冊；主編散文選集二十二冊。

封德屏

一九五三年生，淡江大學中文所博士，現任《文訊》雜誌社長兼總編輯、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執行長。曾獲金鼎獎特別貢獻獎等諸多獎項。著有散文集《我們種字，你收書》等，主編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百冊提要》。





陳義芝

一九五三年生，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，曾任《聯合報》副刊組主任，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。著有散文《歌聲越過山丘》等；詩集《掩映》等；評論集《風格的誕生：現代詩人專題論稿》等多部。



張瑞芬

一九六二年生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，現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著有書評《荷塘雨聲：當代文學評論》、《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·評論篇》等多部，編選【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】之《楊念慈》、《林海音》。



鍾怡雯

一九六九年生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，曾任《國文天地》主編，現任元智大學中語系專任教授兼主任。著有散文《麻雀樹》等多部、論著《永夏之語：馬華散文史研究》等多部、主編「華文文學百年選」等。

